

过去的一年里,我做了两个和《西游记》有关的小活动。一是和腾讯天美工作室合作了一个西游故事征集大赛,一是和UCCA Edge 完成了一个《西游记》超文本工作坊。看起来很严肃,其实都是游戏叙事,利用西游故事群落所提供的元素编故事。借着这两次机会,我有机会看到年轻学生心中的《西游记》,在没有学术研究的束缚下可以呈现出怎样多元的风貌。

我们 80 后一代成长起来的人,由于电视的普及、电影的发展,对西游故事改编并不陌生。疫情前,几乎每一年,都有西游大型改编作品出现。有些改得好,有些则是烂片代表,但没有年轻人会坚持非要“忠实原著”,这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这两年,“游戏研究”日益成为大学生关注的话题。能够亲身参与其中,为西游文化做一些新的发明,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复旦通识教育中心开设《西游记》导读课程,学期末四周,学生会有课堂展示的训练作为平时成绩重要的一环。我看过许多融合流行文化、时代特色的西游故事表演,印象深刻的有诸如当代妖怪的变体:“凡尔赛怪”“卷怪”“海王”等等,还有将莎剧《麦克白》与黄袍怪、百花羞的婚姻悲剧敷演成单元剧的尝试。

2021 年秋季学期末,有一组学生表演,改编的是女儿国故事。这个桥段也是颇受欢迎的改编对象。在同学的设计下,女

儿国国王并不是一个人,而成为了一团打不散的意识。这受到了当代科幻片的影响。妖怪不是一个具体的妖怪,而是一个空间,或是一种处境,这个设计可以追溯到明代董若雨的《西游补》。孙悟空没法处理意识类的妖怪,甚至没法辨识它是不是妖怪,就暂时把它封起来,继续往前走。到了凌云渡口,菩萨不让取经人过河,暗示他们在来时路上有一个关隘并没有打通。孙悟空想起被封存的女王,只得回到女儿国。但是,时过境迁后,女儿国的情况更糟了。孙悟空对此很迷惑,他想,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女王放出来,也许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被解放出来的女王果然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不过女王对这段囚禁十分不满,她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出来我才出来,算什么名堂?”孙悟空最后让猪八戒请她……喝了一杯奶茶。这荒诞的结局虽然不够精彩,但故事设计的意图还挺别致,具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女性主义色彩。

《西游记》超文本工作坊的成果也大多具有类似的学院气息。主办方设计了一些游戏重要人物、反面力量和地景,我则负责出题。我的题目是,五圣到了灵山之后、成佛之前,还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回家看看,在《西游记》中,唐僧心中的“家”是国家,孙悟空心中的“家”是家乡,猪八戒心中的“家”是婚恋之家,沙僧的家则是古老的河流。这段“回家”之旅会如何展开呢?我最担心的人物,其实是白龙马。因为它在《西游记》中戏份不多,只在鹰愁涧、宝象国一难,及朱紫国孙悟空配药时有一些戏份。他原生家庭也并不幸福,父亲西海龙王亲自向玉帝告发他的过失,这样的话,他愿意回家吗?没想到这一组却发挥得最好。

白龙马组的组员,让他在女儿国爱上了女王的侍女,但这隐微的情愫被女王察觉导致侍女被处死。白龙马并不想回到那个伤心的家,反而想把回家的时间用作寻找爱人上。他知道爱人已死,非常难过,到海巫师那里求取换得她复活的方案。海巫师问白龙马索要他最珍贵的东西,白龙马愿意交出自己的前程、赎罪归位的机会,但海巫师并不满足。海巫师说,肉身要以肉身来换,所以为了拯救爱人,他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看不见的水元素。我听完这个故事感到有些战栗,又有些感动,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海的女儿》或《快乐王子》时的心情。伤心人献出自己,换得他人的幸福,总能燃起某种净化的力量,让人感到疼痛。

不过转念一想,居然民间有那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赶紧问她们是哪里的学生。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她们三位之中有两位来自我们复旦创意写作。这下我有点放心。可惜疫情阻隔,相见不相识,我们明明在云上的会议室每周都见,在线下的工作坊反而像初见。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科幻现实了!

张怡微



今冬的第一场雪,在人们将信将疑间,毫不忸怩地落了下来,从四明山巅,一路下到甬江两岸。雪落满枝,树裹玉袍。于是,这场不期而至的冬雪,与四明晚秋联袂上演了一场彩色的初冬视觉盛宴。四明湖畔,晚秋留存的色彩依旧艳丽着。天虽阴暗,但池杉林正展示着它们换装的节奏,青绿浅黄橙红深红参差着。离此不远的连绵山岭,已然白头。海拔渐渐升高,转过数棵黄叶沾着雪意的银杏,冬景扑面而来。雪屋,寒树,镶着白边的茶院,还有越来越密集的松林。这些松林间,泛着许多色彩,令人惊喜。沾染着凇或雪的枫香,站在白色的缓坡上,遗世独立的模样,它的叶

摄影

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杜甫《除架》

有过农耕经验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无论是瓠瓜、黄瓜、丝瓜,因为要挂果,所以在它生长出藤蔓时,就需要搭一个瓜架,以便使它的藤蔓慢慢攀爬在瓜架上,这样结果实的时候,果子才有空间可以垂下来,不断长大。等到瓜果成熟,被采摘之后,瓜架的使命就算胜利完成了。虽然藤蔓还没有完全枯萎变黄,但这个时候瓜架的使命已经完成,人们就可以把它除去了。“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因为当时是秋天,所以“束薪已零落”。仇兆鳌《杜诗详注》中注为“此亦秦州秋深作”。

在这种外在的环境中,在秋日收获的季节里,瓜架“幸结白花了”。我们要注意,这里的“白花”没有匹配“开”字。如果“花”应该对应的动词是“开”,“结”就应该对应“果”。这里为什么要用“结”白花呢?因为汉字是独体单音,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是相当凝练的。这里作者用了一个“结”字,既表明开

人物,其实是白龙马。因为它在《西游记》中戏份不多,只在鹰愁涧、宝象国一难,及朱紫国孙悟空配药时有一些戏份。他原生家庭也并不幸福,父亲西海龙王亲自向玉帝告发他的过失,这样的话,他愿意回家吗?没想到这一组却发挥得最好。

白龙马组的组员,让他在女儿国爱上了女王的侍女,但这隐微的情愫被女王察觉导致侍女被处死。白龙马并不想回到那个伤心的家,反而想把回家的时间用作寻找爱人上。他知道爱人已死,非常难过,到海巫师那里求取换得她复活的方案。海巫师问白龙马索要他最珍贵的东西,白龙马愿意交出自己的前程、赎罪归位的机会,但海巫师并不满足。海巫师说,肉身要以肉身来换,所以为了拯救爱人,他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看不见的水元素。我听完这个故事感到有些战栗,又有些感动,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海的女儿》或《快乐王子》时的心情。伤心人献出自己,换得他人的幸福,总能燃起某种净化的力量,让人感到疼痛。

不过转念一想,居然民间有那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赶紧问她们是哪里的学生。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她们三位之中有两位来自我们复旦创意写作。这下我有点放心。可惜疫情阻隔,相见不相识,我们明明在云上的会议室每周都见,在线下的工作坊反而像初见。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科幻现实了!

七夕会



过花了,又表明结过果了,是浓缩的组合。“幸结白花了”作为一个瓜架来讲,当藤蔓攀爬在我的架子上,已经开过花结过果了,我作为瓜架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所以“宁辞青蔓除”。“宁”字表面上看是反问句,其实是反问表否定的“不”辞青蔓除。即使现在我的瓜架上还攀爬有青色的藤蔓,但我这一生毕竟让攀爬的这些藤蔓开过花了也结过果了,就有了一个“完成”,所以我的生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就“不辞青蔓除”。作为一个瓜架,我看到了花开、亲历了结果,见证了成长的整个过程,那么到了我生命的终点,当有人要把我去除的时候,我可以“宁辞青蔓除”,因为我这一生做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对自己有一个完成。

“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因为是秋天,各种昆虫还在叫。“暮雀意何如”,但是瓜架没有了,以前这些麻雀还常常在瓜架上停留驻足,现在它们就不知所往,不知道应该停留在哪里才是了。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其实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要面对一个初心的问题,就像《诗经》里所讲的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万事万物其实都有一个初心——在做事情的起点,我们都保有一份初心,都对未来持有一份期许。但“鲜克有终”,如果我们不能够时时回望初心,不能够时时提醒自己,已做这件事情自身成长的初心何在,就很少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一个跟我们初心相匹配的结果。最后杜甫说,“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杜甫的这首小诗,情感意蕴是十分丰富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云:“此见除架而有感也。上四记事,下四寓言。花开瓠结,除蔓何辞,有功成身退之义。秋虫犹在,暮雀已离,有倏忽聚散之悲。寒事已落,人生亦然,有始盛终衰之慨。”其实这首诗的声音上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特色,那就是在开篇的第一句:“束薪已零落”,“零落”是一个双声词(两个字的声母相同的双音节词);而这首诗的结尾是“寒事今牢落”,“牢落”也是一个双声词。所以无论

人生亦有初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三

张 静

初。”其实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要面对一个初心的问题,就像《诗经》里所讲的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万事万物其实都有一个初心——在做事情的起点,我们都保有一份初心,都对未来持有一份期许。但“鲜克有终”,如果我们不能够时时回望初心,不能够时时提醒自己,已做这件事情自身成长的初心何在,就很少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一个跟我们初心相匹配的结果。最后杜甫说,“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杜甫的这首小诗,情感意蕴是十分丰富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云:“此见除架而有感也。上四记事,下四寓言。花开瓠结,除蔓何辞,有功成身退之义。秋虫犹在,暮雀已离,有倏忽聚散之悲。寒事已落,人生亦然,有始盛终衰之慨。”其实这首诗的声音上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特色,那就是在开篇的第一句:“束薪已零落”,“零落”是一个双声词(两个字的声母相同的双音节词);而这首诗的结尾是“寒事今牢落”,“牢落”也是一个双声词。所以无论

1941 年列宁格勒的冬天,是一个极其寒冷和残酷的冬天。那一年的夏天,希特勒闪电进攻苏联,在列宁格勒受阻转为围攻。苏联政府对列宁格勒实行了最高战时紧急管理。夜晚,灯火管制下的黑暗预示着不祥的噩梦,铁灰色的夜空到处是戒严所致的寂静,打破沉寂的只有突如其来的德军炮火袭击。寒冬来临,积雪没胫,坚冰在须,望指裂肤,气温降至零下 35 摄氏度,供暖设备已被摧毁殆尽,全城停水停电。更为恐怖的是,被封锁后的城市食品供给瘫痪,饥荒肆虐,所有的雀鸟、老鼠都被吃光,城内无分贵贱,同为枯骨。在这无边无际的绝望和压抑中,当时在列宁格勒担任防空员的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第七交响曲》。

这是一首伟大城市的赞颂,一篇不朽的音乐史诗。交响曲为 C 大调,共四个乐章。作曲家把每个乐章都加了标题:第一乐章《战争》,第二乐章《回忆》,第三乐章《祖国的原野》,第四乐章《胜利》。

1942 年 3 月,《第七交响曲》在肖斯塔科维奇临时居住的城市古比雪夫首演,悲壮的旋律通过无线电传遍寰球。3 月首都莫斯科、6 月英国伦敦、7

一条中西合璧的古村

蔡 旭

珠海市的繁华背后,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一座叫会同的古村,掩映在凤凰山麓的静谧之中。面向一个池塘,三座祠堂与两座碉楼在说着中西两种语言。会同祠、调梅祠、莫氏大宗祠,讲着岭南方言。北碉楼、南碉楼,说出西洋口吻。灰瓦、青砖、飞檐,典型的岭南风格。棋盘股垂直交错方正规矩的三街八巷,却是西方齐整的规划理念。古村碉楼,挂的是西式时钟。清代民居,装饰着西洋壁画。室内雕梁画栋,墙外却嵌着百叶窗。好一副中西合璧的姿态,诉说着这座古村的与众不同。是的,早在 170 多年前,村民们就纷纷港澳地区与海外谋生。著名的莫氏三祖孙,相继操持香港太古洋行 61 年,带了 1000 多乡亲走出乡门。一批新兴的民族工商企业,在香港、广州、上海、福建风起云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早在 1922 年,它是全县第一个用电的村子,他们是最早在电影中认识了卓别林的中国村民。一个僻静的山村,就这样走出了开放的步伐,又用这些建筑群留下了岁月的脚印。这一天,我在古村的石板街徜徉,回望了 170 多年的风云。似乎还能听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明冲撞与融汇的涛声。此时,耳旁响起一曲响遏行云的美声。正是一位从会同村走出的莫氏子弟,中国四大男高音之一的歌唱家。他同祖辈一样走出去走进来,回应了我心中的一些疑问。

是开头的“零落”,还是结尾的“牢落”,声母都是相同的“l”,是首尾的呼应。

作者在这里“敲黑板”,通过声音给我们划重点,提醒我们:人生易逝,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匆促的、短暂的。无论是“零落”,还是“牢落”,每一个人都要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有所“完成”。我们是否不时地回望过初心?“人生亦有初”。我们都有刚刚踏上社会,刚刚开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时的那份憧憬。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刚刚落地的时候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充满了希望,但是又有多少人回望一生的时候,人到暮年回首过往的时候,真正能有一个“完成”,真正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呢?杜甫的这首《除架》的小诗告诉我们,“人生亦有初”,不仅仅瓜架是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做事更是如此。可以想见,杜甫在生活中,哪怕是去除一个瓜架,都能联想到这样一份哲理,引发我们千载以下的读者产生共鸣。所以我们常常说,中国的古诗之所以动人,就是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真切的感受,而后人在诵读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份同样的感动,那么这首诗歌在创作时的初心就完成了。

月美国纽约,世界各大城市纷纷上演。这部交响曲震撼了所有听众,全世界也通过这部作品记住了列宁格勒这个光辉的名字,这部交响乐为此被命名为《列宁格勒交响曲》。

1942 年 8 月,围城已整整一年。一架苏军运输机突破重重包围,携带着肖七总谱降落列宁格勒,这部伟大的作品终于回到了故乡。乐团指挥接到命令重建乐团,已有 27 名乐手的名字被永远地圈上了黑框。一纸军事指令,在前线的乐手集合到列宁格勒音乐厅,有的拄着拐杖走来,有的被担架抬来,开始紧张的排练。

首演前夕,苏军炮兵对德军阵地进行反压制性攻击,三千发炮弹换来了城市上空片刻的宁静。人类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音乐奏响了!人们在街上、在掩体里、在住所里,满含热泪倾听广播中传来的英雄乐章。开头优美的小提琴优雅地引出美好主题,让困境中的人们回忆起战前安宁悠闲的午后。突然,远方传来的小军鼓击碎了人们的美梦。细小的鼓点渐渐逼近,不断加入的定音鼓、管乐部、弦乐部加强了这一旋律。音响愈来愈强,黑云压城城欲摧!汽车声、坦克声、飞机声、死神脚步声,步步紧逼列宁格勒。侵略主题与美好主题扭打在一起,不停地撕扯、翻滚,一会让人感到危机重重,一会又重见天日,鼓声反复敲打一百七十五次,主题在十一次变奏里艰难前行。来与去、离与别的间隔越来越短暂,令人窒息。直到雄壮的号角声吹响,气氛变为优美明朗,预示着胜利的到来。最终,铜管强有力地奏出排山倒海的凯歌,曲子走向音乐的最高潮,在轰鸣声中戛然而止。总谱的最后一页这样写道:我要告诉全世界人民,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

1944 年 1 月,经历 900 日围城的列宁格勒终获解救。一百万人撤离,一百万人长眠,幸存五十万人。全世界如此赞叹:列宁格勒的抵抗,是人类在经受最不可思议的考验中取得辉煌胜利的一个典范。这部在苦难中极大地激发了抵抗者勇气、鼓舞了战斗者士气的《第七交响曲》,已注定在音乐史上不朽,而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肖斯塔科维奇,则被称为二十世纪的贝多芬。

好好听听这部震撼人心的音乐吧!用我们一颗虔诚的心,一双净肃的耳。

